

“日本近代对外侵略史料”丛书

宗方小太郎日记

(未刊稿)

上 卷

[日] 宗方小太郎 著
甘慧杰 译

■ 上海人民出版社



宗方小太郎头像照



宗方小太郎与友人合影，从右至左：

前排：井手三郎、绪方二三、丝川、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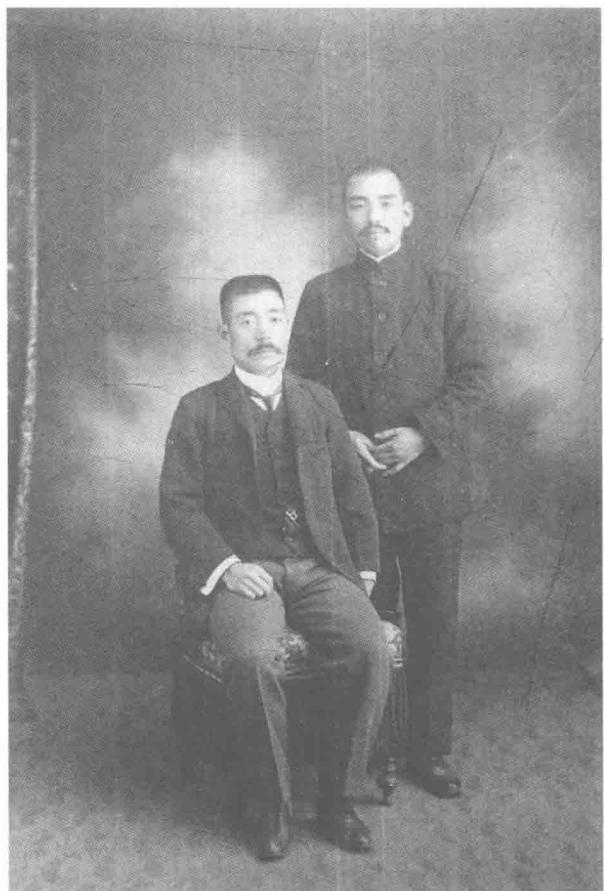
中排：胜木恒喜（右一）、松仓善家（右二）、右田龟雄（右三）

后排：前田、藤森、宗方小太郎、松田满雄

宗方小太郎猎装照



宗方小太郎（坐者）与友人合影





从右至左：

前排：中野熊五郎、甲斐靖、末永节、孙中山、黄兴、中岛虎玄、宗方小太郎、山田纯三郎

后排：三菱社职员、斋藤延、宫崎滔天、尾崎行昌

1912年10月12日摄于上海六三亭（中岛虎玄请宴）



从右至左：

前排：山田珠一（右一）、市川彻也（右二）、平野（右三）、三泽修一（右四）

二排：中西正树、绪方二三、山田良政（右四）、泽本良臣（右八）、井手三郎（右十）

三排：成田炼之助、川北、白岩龙平、锅武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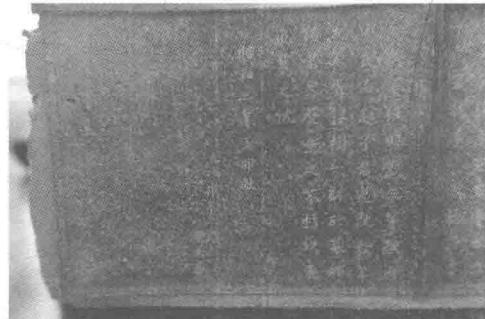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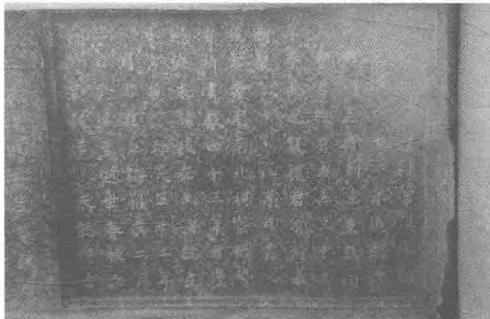
后排：田锅（右二）、宗方小太郎（右五）、小滨为五郎（右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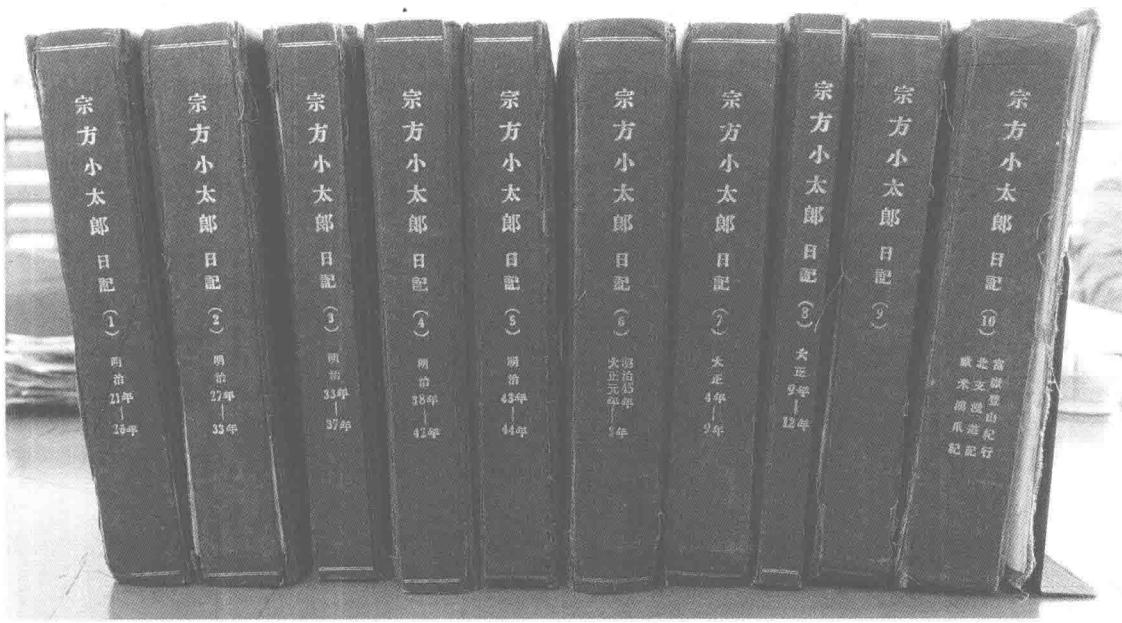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葬仪灵堂
前排右起：宗方由起子（妻）、
宗方清子（女儿）、宗方丈夫（女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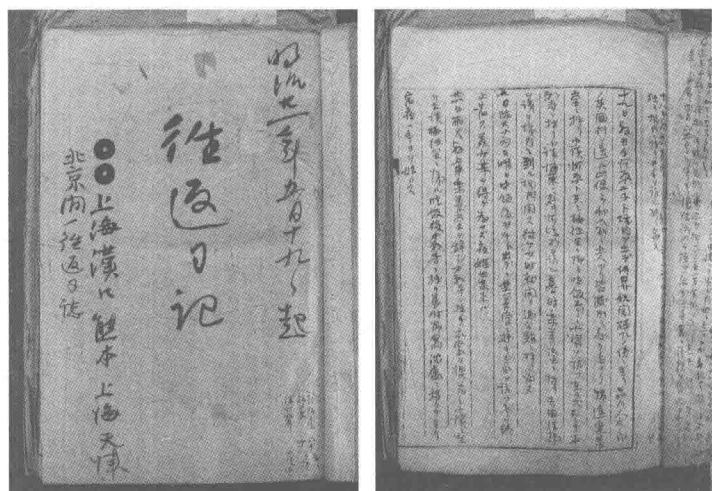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墓碑落成仪式，1928年
2月3日于熊本市外小峰山上举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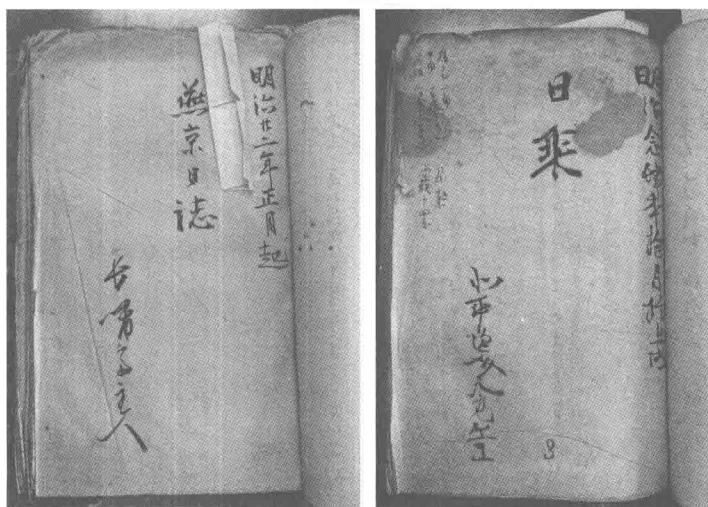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墓碑碑文，井手三郎撰并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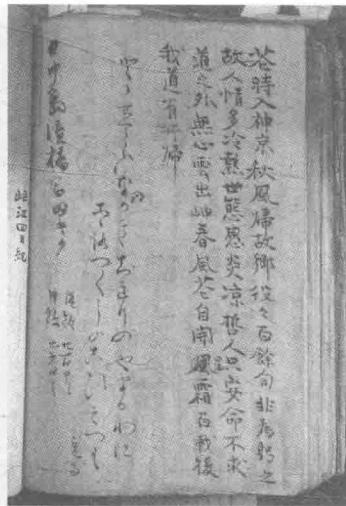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装订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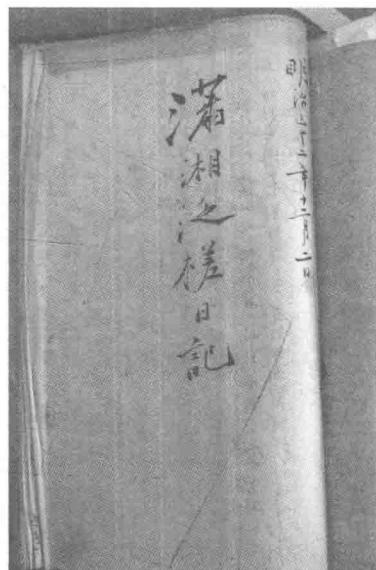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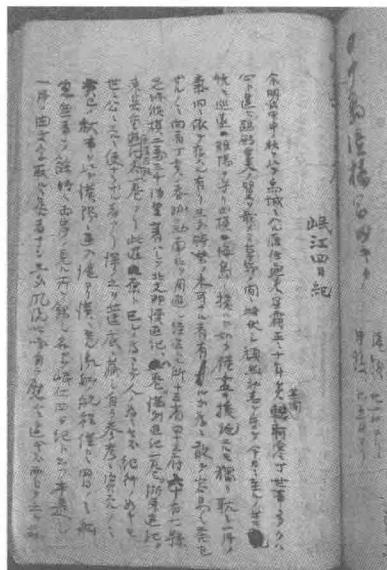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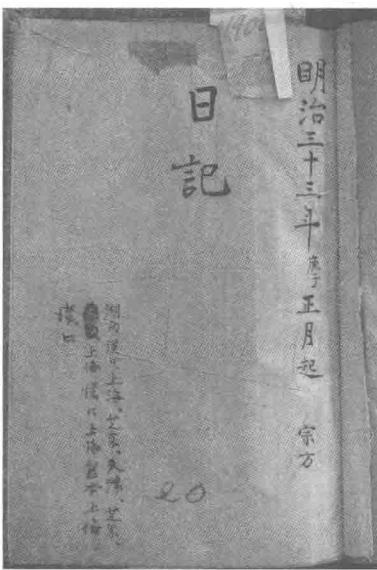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创作并书写的和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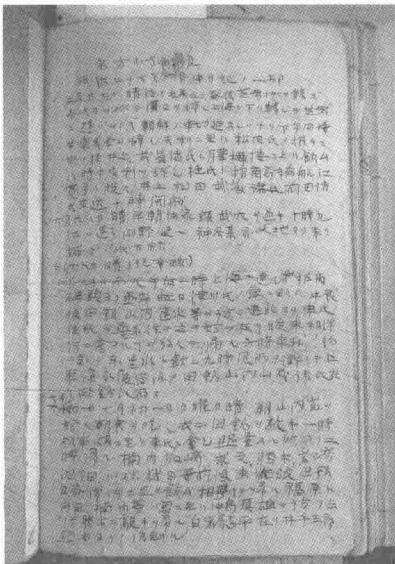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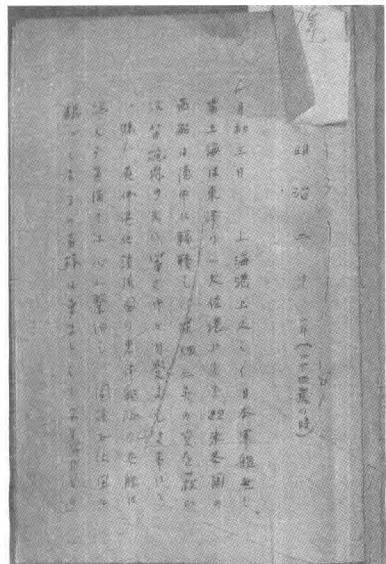
《岷江四日记》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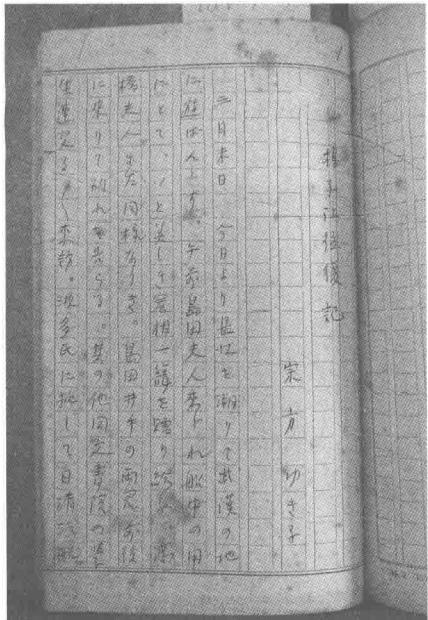
《潇湘泛槎日记》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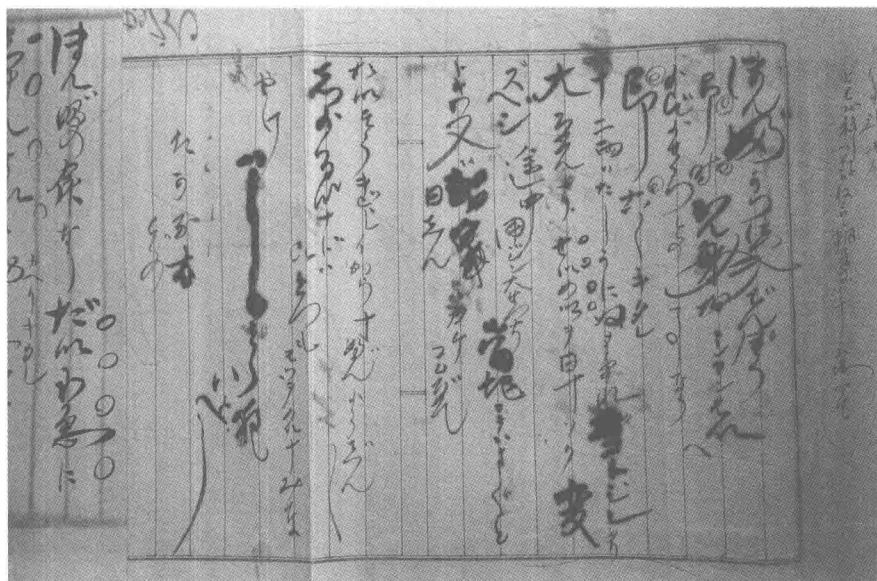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



宗方小太郎日记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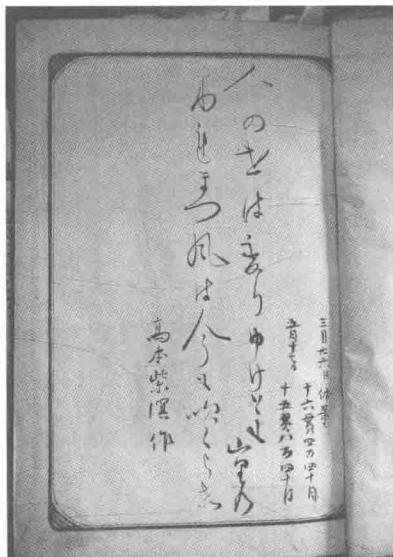


宗方由起子著《扬子江往返记》抄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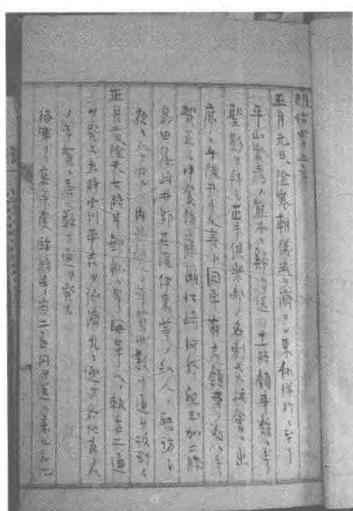


甲午战争期间日本海军军令部命令宗方小太郎从烟台撤回上海的密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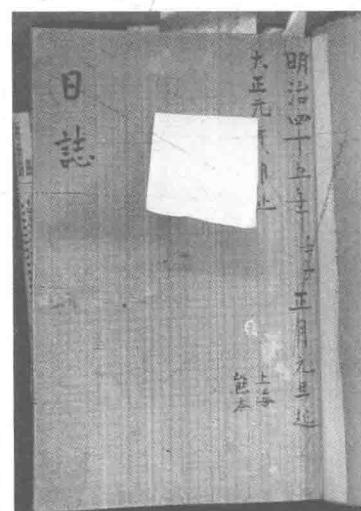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破损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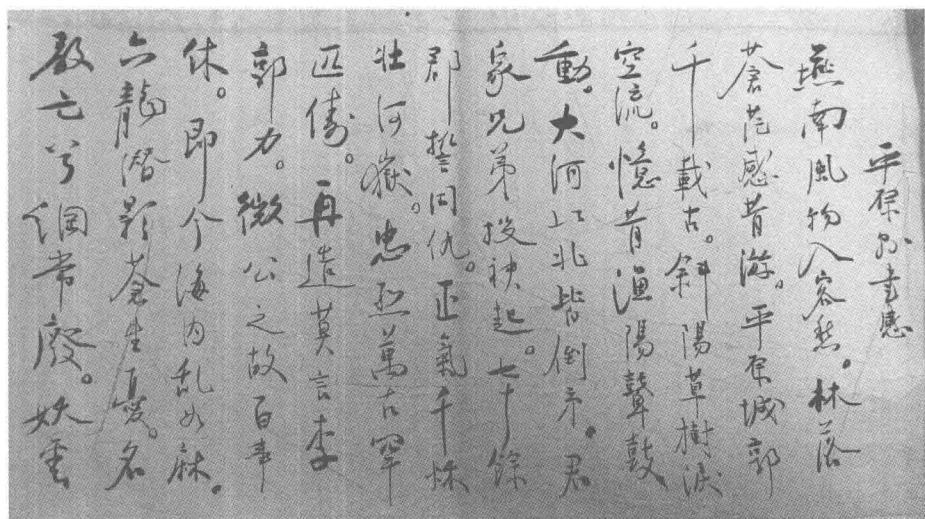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书写的和歌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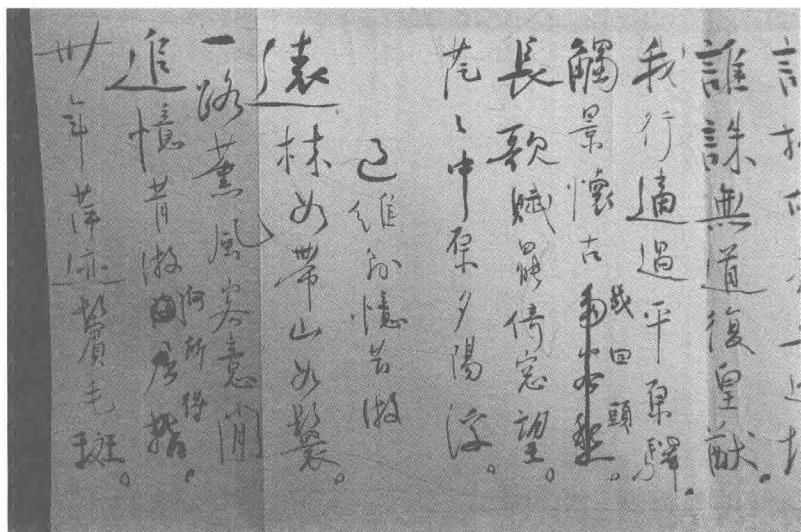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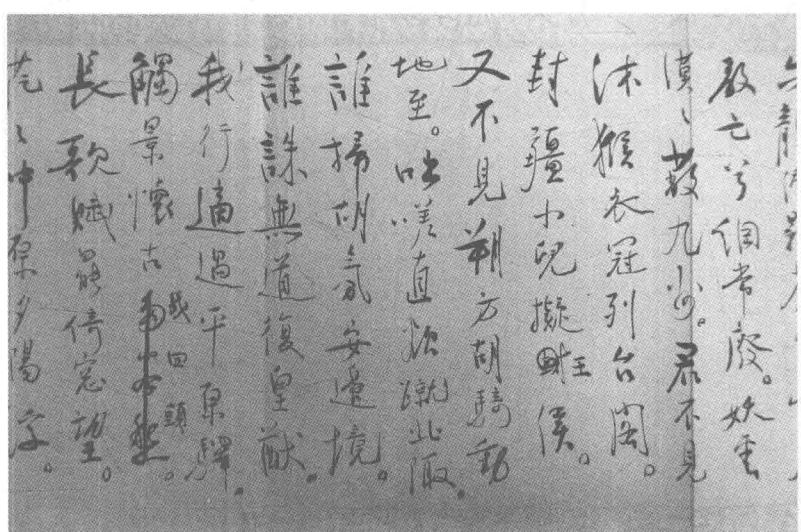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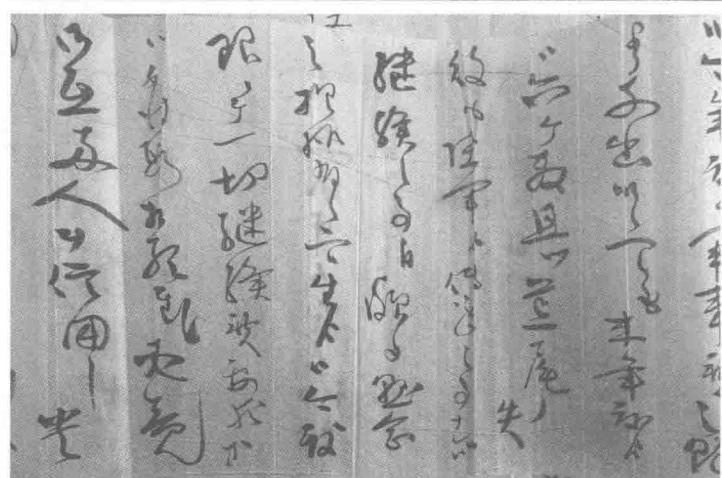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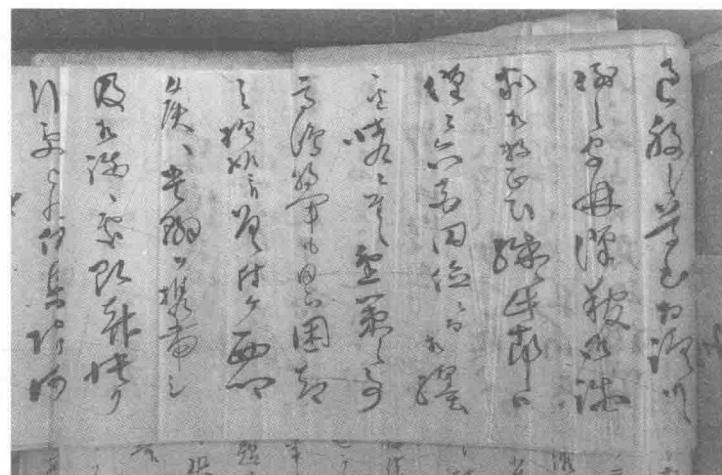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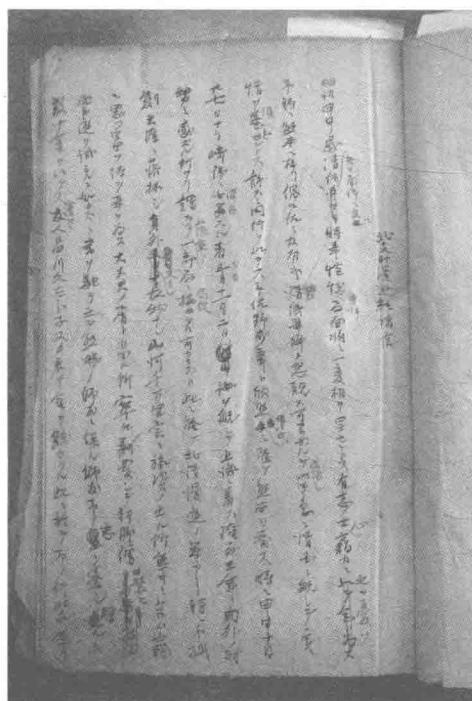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日记手稿册页
封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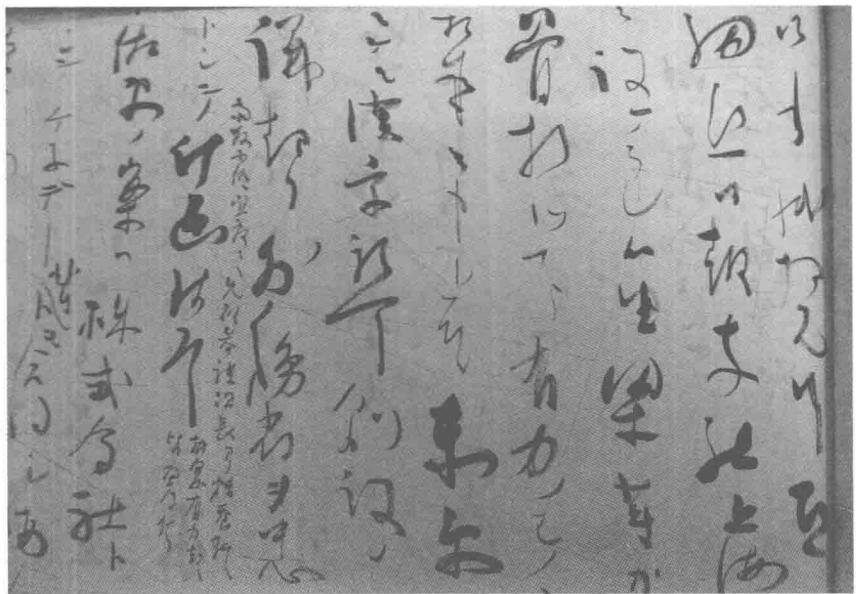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创作并书写的汉诗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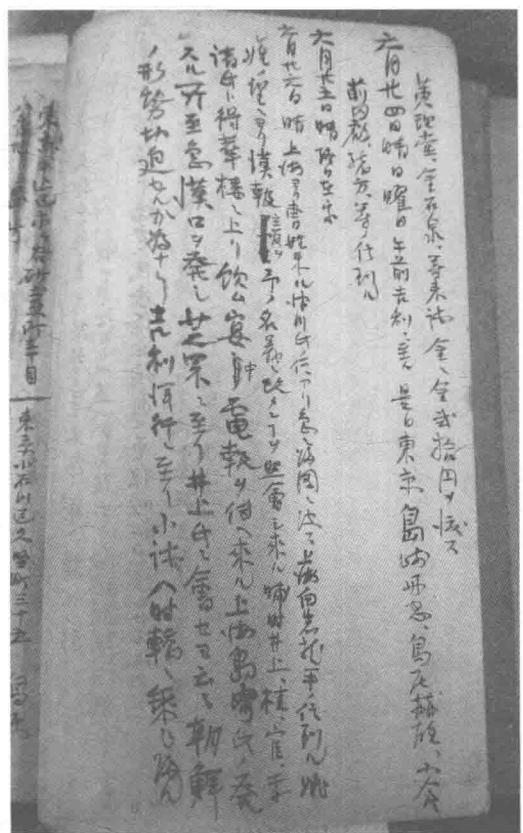
《北支那漫游纪》手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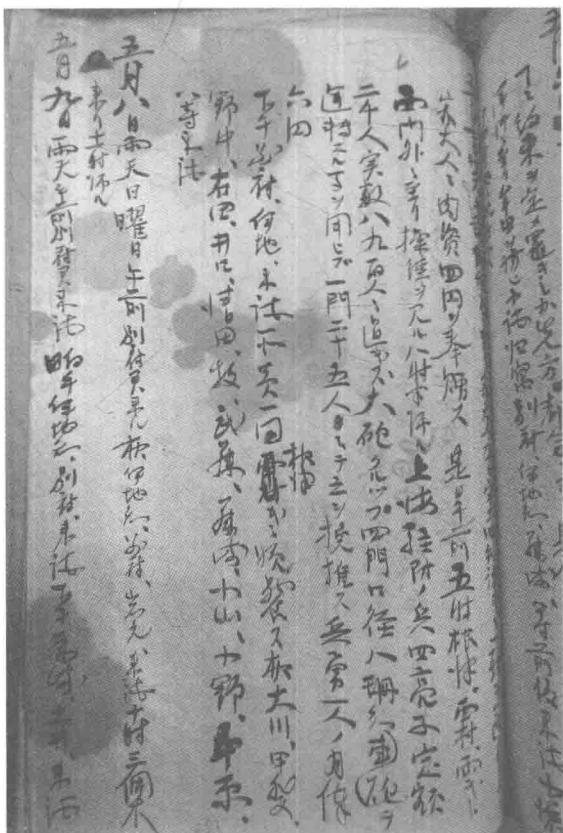
佐佐友房致宗方小太郎
书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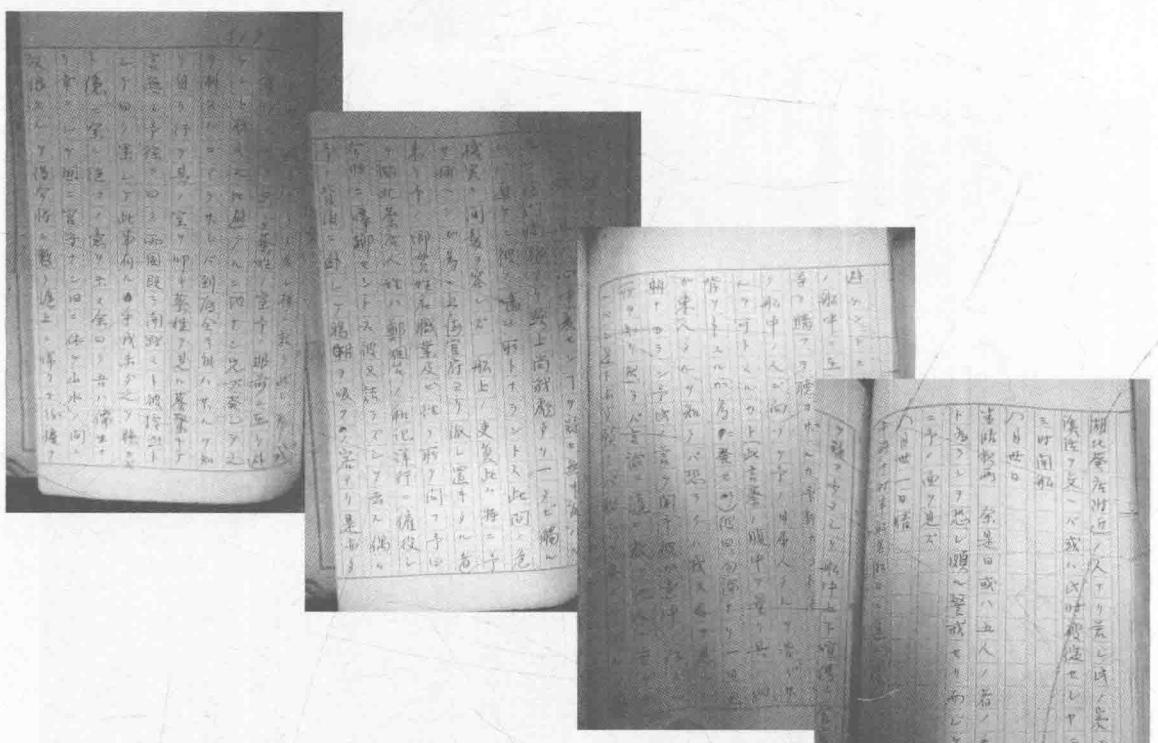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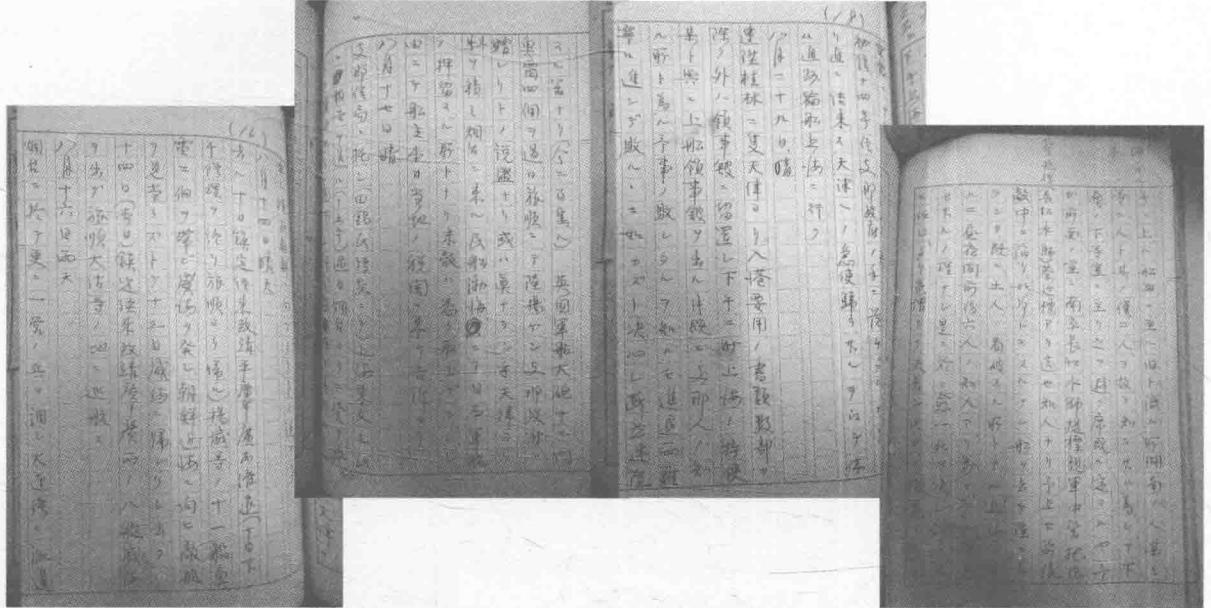
宗方小太郎致波多博书札



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6月26日）手稿



宗方小太郎日记（1892年5月7日）手稿



宗方小太郎日记（1894年8月）手稿

出版说明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是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中国活动的历史记录。宗方小太郎是个中国通，汉学功底深厚，他在将广泛搜集到的中国政治、经济、军事等情报及时以书面形式报告给日本军方的同时，也在日记中留下了与报告内容相同的记录，并披露了他搜集情报的手段。他的日记内容无疑是一部研究价值极高而十分难得的珍贵史料。因为它所记述的很多内容，不但国内已出版的书刊中所不见，就是在日本也难寻其踪影，具有唯一性；不少通晓日语的历史研究者欲将其译出中文，无奈因日记原稿书写过于潦草，无法辨认，未能如愿，而甘慧杰先生凭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资料室工作的优势，也凭借自己的聪慧，孜孜以求，几经春秋，最终寻找出宗方小太郎式的书写规律，将全部日记译为中文。

宗方小太郎的日记记录时间，始于1887年1月3日，止于1923年1月15日，其间正值中国处于历史大动荡的岁月，先后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以及袁世凯称帝等事件，日记内容涉及这些事件与日本利益息息相关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情报，尤其是政治和军事情报，内容纷繁细密，其间还夹带着宗方小太郎自己的主张，如在中日《马关条约》谈判期间，他竭力建议日本政府要求中国政府割让台湾给日本，并拟出具体压制中国政府的措施，为此他本人还破格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日记中的这些史料的披露，不仅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恶新证据，也为史学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材料。

此外，日记中还留下了宗方小太郎去中国多地游历时对清末民初的社会风土人情的观察记录，其中他发表的议论无疑体现了一个间谍的立场，但同时也具有史料价值。

在本书编辑过程中，为保存日记的研究价值，我们除对原稿中极少数严重不当的遣词用语和内容重复之处略作删减外，其余均保留了日记的原貌。

我们相信，《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的出版，一定会给中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史和中日关系史带来裨益。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序言

熊月之

发生在一百二十多年前的甲午战争，是决定其后五十年间中日两国国际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的关键一战。决定此战日胜中负的关键点之一，是日本海军对北洋海军战略意图的了解，对北洋海军出发时间、行驶路线的洞悉，从而导致日本海军对制海权的掌握，导致北洋海军全军覆没。而日本海军了解北洋海军战略意图、出发时间、行驶路线的关键情报，便是这部日记的主人宗方小太郎侦知与提供的。

在这个意义上，说宗方小太郎是影响甲午战争以后整个东亚历史走向的人，一点也不为过。

宗方小太郎何许人也？他为什么能在关键战争中提供那么关键的情报？其经历如何，才学如何，还做过什么事情，有些什么影响？对于这些，尽管以往众多论著，特别是有关甲午战争、中日关系的论著已有所述及，但是，这部日记所呈现内容的丰富、细致实属罕见。

—

宗方小太郎，1864年出生于日本西南部熊本县一个下层武士家庭，在家乡接受了中小学教育并工作一段时间以后，于1884年20岁时来华，以后长期生活在中国，直到1923年在上海去世。其间虽多次返回日本，但以在中国时间为多，所生活城市以上海、汉口为主。他在中国的公开身份，先后有上海日清贸易研究所学生监督、汉口汉报社社长、东亚同文会汉口支部长、上海同文书院代理院长、东方通讯社社长，其隐蔽身份则是日本海军省间谍。从1894年起，他先后向日本海军军令部提供628篇报告和60篇号外，还有大量秘密函件。当然，他也得到了丰厚的津贴。对于他提供的情报，日本政府与海军军令部都非常重视，军令部曾规定，宗方小太郎提交的报告只准海军大臣、次官、军令部部长、次长等首脑阅读。^①

对日本国家的绝对忠诚和献身意识，是宗方小太郎走上间谍之路的思想基础。宗方小

^① 吴绳海、冯正宝：《中日近代关系史中值得注意的人物——宗方小太郎》，《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

太郎之所以会自觉自愿地投身对华情报工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日本年轻人中弥漫着向外发展、为国效力的浓重的扩张文化，到中国去从事谍报工作是其中一项。宗方的老师佐佐友房就是抱着这样的使命感来到中国的，宗方则是跟随佐佐友房一起来的。当然，对于像宗方这样出身于地位不高家庭的年轻人来说，外出闯荡不失为通过冒险而提升社会地位的重要一途。

中日两国为近邻，一衣带水，近代以前中国为文化出超国，日本长期受到中国文化熏陶。明治维新以后，日本逐渐走上对外扩张道路，中国成为其觊觎的主要对象。日本从两方面同时入手，一方面尽力发展军事工业，提升武力扩张能力；一方面大力开展间谍活动，搜集各种情报。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日本在几乎所有领域里都尽力搜集有关中国的情报，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教育，无所不包。诚如英国谍报史专家理查德·迪肯所说：“在世界历史上，可能从来没有一个国家建立过如此包罗万象，有着如此广泛基础的谍报系统。他们绝不放过任何一件事情，也不容许任何草率行事的行为。他们猎取到的一切情报，都是有条不紊地循序获得的，有些来自公开的渠道，但是大部分则是尽可能地避人耳目，通过秘密活动搞到的。”^①日本谍报人员的组成，既有与军部有关的组织，也有来自民间的浪人，两者相互联络，沆瀣一气，也有些浪人日后成为官方谍报组织的正式成员。宗方小太郎初来中国时，便是一名浪人。他在上海学了三年中文以后，便踏上间谍之路。对于中国来说，他从此成为入侵中国的凶恶的军国主义分子。

谍报工作每与出生入死相伴而行。宗方从踏上谍报道路那天起，便做好了献身的准备。1894年8月上级命他到威海卫刺探军情，他即表示：“予既以身许军国，心中预画三策，临事不惊，即：整饬机密文件，整理衣履以备不虞，一面则备好新衣，一旦被彼捕获，则盛装赴官府，从容辩解，万一不能以事理争辩，则一笑将六尺形骸付诸虎狼，泰然安命，示彼等以神州男儿之本色，平生之学问，于此时始真放光。”^②8月21日，当获悉与他执行同类任务的另一日本间谍石川伍一在天津被中国官府捕获时，宗方表示：“纵毙于‘豚奴’之毒刃，亦不失为一世之快男儿也，足可令肉食苟安之惰夫愧死。予望其从容赴死，示‘奴辈’以神州男儿之真面目，噫！”^③宗方出身武士家庭，武士道精神已经流淌在他的血脉里。

宗方谍报生涯的首次实践，为他进入日本在华情报系统打开了通路。

宗方投身谍报工作之始，似乎并没有得到日本官方的资助，因此，起步阶段相当艰辛，经费短缺，无人相助，困窘不堪。他自述：“时予孤剑落拓天涯，身外无长物，山河千万里，却苦旅资无所出。窃思之：待富而行事，大丈夫所不屑，不如剃发，装扮行脚僧，尝试云游。”^④后来得友人资助数十两银子，才得以上路。1887年4月10日，他由上海出发，

① [英]理查德·迪肯著、姜文灏等译：《日谍秘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②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第330页。

③ 《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第331页。

④ [日]宗方小太郎：《北支那漫游纪》，《宗方小太郎日记（未刊稿）》，第2页。